



# 成为守望

## ——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序

鲁顺民

当下,关于二十四节气的书甚多,有文字释解,有图文呈现,还有影视专题。形式不同,记述有别。记得某年编辑《山西文学》封面二内容,居然也编辑过二十四节气的文字来凑热闹。这是一个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题。反过来讲,也是大家喜欢的题材,受众颇广。狄赫丹的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再版再发行,则是再好不过的印证。

对二十四节气熟悉,但对更熟悉二十四节气的狄赫丹却不能说了解更多。狄赫丹30年前曾一路搭着货车进藏采风,后来又重走长征路,是个人物。朋友们评价:义气、豪爽、仁义、富有才情。他的文章也读过不少,可地域相阻,行业不同,究竟交往不多。在我这个据说资深的文学编辑眼里头,他应该归类于“上一代作家”行列。所以,赫丹兄找我来作这个再版序言,心下惶怖。何德何能。赫丹再一讲,才明白了其中缘由,默然,恍然,共情,共鸣,甚至有些悲壮。

为什么呢?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初版,狄赫丹延请张石山先生作序。张石山先生做过《山西文学》主编,是我的前辈老领导,当年“晋军崛起”代表性作家之一。同是《山西文学》的老主编,评论家李国涛先生讲过:得赵树理真传者,张石山一人而已。李国涛先生此论,说的是张石山的小说创作,富有民间智慧,弥漫泥土气息,更重要的是有着坚定的民间立场。

小说家之外的张石山,或者说,张石山的小说之所以呈现出与“晋军崛起”一代作家不同面目,则得益于张石山先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熟稔与热情。2012年,《名作欣赏》杂志主编续小强先生倡议,由张石山先生和我对谈,分12期在《名作欣赏》展开关于乡村礼俗的讨论。这种形式本身便有意味。一老一少,两代作家,年龄相差18岁,张石山生长在晋东盂县,我成长于晋西北河曲,都有相似的乡村生活和生存记忆。该专题分12期刊出,共12个主题,以乡村礼俗为骨干,传统的乡村社会图景渐次展开,体量庞大,12期共30多页。2013年,这个专题结集为《礼失求诸野》出版。

狄赫丹跟张石山先生是多年

要好的朋友,《礼失求诸野》甫一出版,张石山先生即赠赫丹一册。二十四节气规定下的农耕旋律,《礼失求诸野》中也有涉及,只是没有深入探讨。其时,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正好成书,赫丹延请张石山先生作序便顺理成章。或者说,狄赫丹延请张石山先生作序,一方面是表示对《礼失求诸野》这本书的认可,也是对《礼失求诸野》书里未曾深入内容的一种发凡与补益。赫丹兄做到了。书一出版即受众广泛,一印再印,进而修订再版。

可惜,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再版之际,张石山先生因病去世,将一个巨大的背影留给文坛。直到现在,我都无法相信,这样一个健壮的老者,这样一位可敬重的师长,会突然离开我们。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师长、一位朋友。

本来,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再版,赫丹有意再请石山先生作序。开印在即,却成为遗憾。这时,赫丹兄找到我,让我这个当年与张石山先生的合作者来担纲作序。想了想,当勉力为之,尽力完成。

二十四节气,如此精妙地赋予中国人生活与生存以秩序和韵律。中国立农万年,二十四节气从诞生到最终完善,呈现了中国农耕文明从草创到成熟,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,从旱作农业到旱作、灌溉农业兼具,从单一的黍作、稻作到主粮、副食品种日益丰富的全过程。与其说二十四节气是古人认识与研究天文的结晶,不如说是先民认知和总结农耕实践的结果。如果说二十四节气是天文,那么农耕则是地文。先有地文,后有天文。先躬耕垅亩,然后才仰望星空。反过来,天文规范地文,地文遵循天文。通俗地讲,是农耕实践丰富着二十四节气的时间体系,而二十四节气又反过来塑造着华夏农耕的模样,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
十多年前,山西陶寺考古现场,发现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和圭尺,震惊整个考古界。4000多年前,陶寺先民观天象、测日影、定“中国”,厘定两至两分时刻,分出20个节气,确立历法授时,对天文的认识已到令人吃惊的水平。

华夏先民逐渐从狩猎、采集进入农耕社会,已有万年之久,陶寺文明的天文测定相对成熟完备,但肯定不会是最早。重要的是,在上万年的天文、地文互动过程中,“仰

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“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”,地文对应天文,天文规范地文,天文地文互动,又生动地塑造着人文,“天人合一”,形成华夏民族独特的人文景观。

具体到以农耕立命的乡村社会,二十四节气则时时处处体现在生活细节里,几乎就是乡村社会的“宪法”。我奶奶一辈子不识字,看不懂日历,也不看黄历,每一个节气来临,她老人家居然能提前准确地提醒大家,几日是立春,几

日是立夏,识记二十四节气,分毫不差。与此同时,她老人家还记得从大年初一到年底除夕各个节日。这成为老人家安排一家人一年四季生活节奏的基本依据。

在中国的历法中,二十四节气是遵循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划分,是为太阳历。与之相补充,又有以月亮绕地球周期的太阴历。太阴历与太阳历中的二十四节气奇妙组合,衍生出的是一番令人感动的生存图景。

狄赫丹做过下乡“知青”,有过5年田间劳作经历。他的乡村经验基本来自这5年“知青”生活。正是青春成长时期,从校园来到田野,从城市街衢来到乡村阡陌,从学生到农民的转身,其中甘苦自知,一言难尽。可是,赫丹跟着农民四时劳作,却意外完成另外一种教育。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二十四节气掌控之下的农事活动。或者,最让他震惊与感佩的,是春种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节奏所遵从的二十四节气分割、组合、渐进的规律。所以,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,当是作者对二十四节气的解读,其实更应该视作作者对自己那段青春岁月的另一种总结,又或是5年农事经历之后的一篇毕业作品,是一本人生之书。

我们不能因此就说,把一个年轻学生打发到农田从事强体力劳动就是最佳的教育方式,但不能不说,这段经历,对赫丹他们那一代人之后走向社会、了解社会、认识社会,进而成为社会的梁柱式群体,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

二十四节气固然是掌控农事活动的铁律,但反过来讲,也恰恰反映出农业本身的生物学特质。



《中国人的生活密码·二十四节气》封面

过去,我们一直把农业放在第一产业的重要位置,任何人都会注意到,作为产业,它根本无法用现代经典经济学中成本投入、产出效率、生产效益那一套来经营,经典经济学在农事过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。因为农业从诞生那天起,就受四季规律控制,二十四节气,将农事活动均匀合理地调整到极致,其效益与效率也适时地发挥到极致,如果不是种子改良、化肥农药喷洒,以及地膜、大棚装备、滴灌渗灌等现代技术进入,现代经济学在二十四节气面前,基本上扮演着吃瓜群众的角色。即便这些外部技术强行介入,农事活动仍然无法脱离二十四节气的控制,或者说,只是对二十四节气进行微观调整与干预。

正如作者所言,二十四节气,乃中国人生活的密码,是中国人关于天文、地文对应的结晶,归根结底,塑造的是中国的人文景观,其中隐藏着太多秘密有待我们去认知。今天,城市化浪潮席卷,以GDP衡量发展,信息化充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,越是现代化激进前行,越需要我们回望,回望我们万年立农的民族生存图景,因为那是我们前行的强大参照系统。像狄赫丹这样的书写,无疑是一种执着异常的守望。此种守望,对于当今的意义不言而喻。